

從發現到再現

「記「載馳載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小屯商代車馬坑器物展」

商王的戰車馳騁於廣袤的大地，在戰馬的呼聲中，為商王朝打開一頁又一頁波瀾壯闊的輝煌歷史。

商人用珍貴的銅料及綠松石精心裝飾戰車寶馬，在國家儀典上顯耀商王朝的不可一世。

珍貴的馬車也被埋入宗廟及墓地，用以鎮攝邪靈或體現身份。

埋藏在地下的豪華馬車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形銷骨毀，三千年後才隨著考古之錘再度浮現。

現代考古學家要如何通過這看似殘缺不全的商代車馬坑，在若隱若現的殘跡中尋找隱藏其中的商代圖景？

十九世紀末葉，隨著西方學者一波波地湧入中國，西方的思潮也隨之感染了中國的知識份子。西方興起不久的科學的考古學也在這一時期隨著西方學者進入中國，對中國傳統認識古代的方式帶來相當的衝擊。上古時期也不再只停留在四書五經等等卷帙繁浩的書本以及鏽跡斑斑的傳世文物上，更多更多關於古代的種種，被層層封存在土地之下。因此，隨著西方學者的腳步，中國學者也開始帶著過去金石學的



田野測量使用的平板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知識，向廣闊的大地求索關於古代的新認識。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在所長傅斯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原則下，考古學組成為史語所的一個重要分支。考古組年輕又充滿熱情的同仁們在各地展開調查、發掘，為中國考古學奠下豐沛且厚實的基礎。其中，又在河南省安陽市進行的殷墟發掘最為重要。

吳曉筠



民國二十五年進行殷墟第十三次發掘，發掘團成員在安陽冠帶巷發掘團址前合影，右至左依次為石璋如、高去尋、郭寶鈞、李景聯、尹煥章、潘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小屯墓二 發掘現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十五次的殷墟發掘共歷時九年。從民國十七年到民國二十六年，發掘了大規模的墓葬、宮殿建築區，也發現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跡。這許許多多的遺跡遺物通過有系統的考古發掘，顯現了彼此之間細細密密的關係，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進行，愈益交織出商代社會的複雜面貌。這一系列的發現，為固有的商代知識系統，帶來全面性的革新。而在這些發

現當中，馬車的發現又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

一、發現：小屯商代車馬坑的
田野印象

民國二十五年春，史語所在河南安陽小屯村進行了第十三次殷墟發掘。這一次發掘選擇了位於洹水南岸的小屯宮殿區為主要的發掘區域。四月十三日午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兩

位青年考古學者——石璋如與高去尋，在史籍所記載的殷商都城，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

在一個南北長約二·九公尺，東西寬約一·八公尺，編號為Y220的長方形土坑中，陸續出現了一些青銅器。繼續向下挖掘，更發現了青銅兵器、玉器、人骨及馬骨。坑內出土的許多器物雖叫不出名字，但是這樣的器物組合並不是第一次發現。



小屯墓二 的發掘記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由過去的發掘經驗判斷，這個土坑應該是一個車馬坑。

此前發現的車坑不是遺物分佈情況過於複雜，就是破壞、擾亂太甚，雖然能知道是車坑，但對於馬車的形狀、車器的組合方式等等問題完全沒有頭緒。小屯墓二 是第一次發現車馬同坑的遺跡，坑內雖然出土了六百餘件器物，但器物與器物間顯具有許多關連，更發現了三具人骨、整齊排列的四匹馬以及許多兵器，為勾勒商代馬車的輪廓，馬匹如何駕車，甚至是討論人與車的關係等等問題帶來了可能。

坑內許多形態、紋飾一致的器物在坑內排列成圈或斷續的行列，一些筒狀器物的口部也遙遙相互呼應，顯示了它們過去是裝置在木頭上的器物。現在木頭朽毀了，只剩下質地堅硬的文物頑固地保存了過去裝載著它們的木頭的依稀形狀。

不過，當時發掘隊的成員對車的認識有限，雖能就車器辨識坑內埋的應該是車一類的東西，

但具體是什麼樣的形態仍引發了一陣討論。

發掘隊的成員對坑內器物分佈的第一印象是，坑的中間有一個銅泡圍成的圓圈，應是供人乘坐的部分，而由坑兩側遙遙相對的圓筒狀器物來看，左右坑壁邊上應各有一根木桿子，只是現在木頭朽爛無蹤了。四匹馬整齊並列於坑的南端，兩具人骨橫放在圓圈的後部，另一具人骨斜立在圓圈內。據石璋如先生回憶當時發掘隊成員對車坑遺跡的討論，「甲說：其中有些器物的形制，頗似已往發現的車器，當然它本身是車。乙說：車的特點是有輪子，其中沒有輪子的蹤影，怎麼能叫它為車呢？丙說：四個桿頭放在四角，很顯然是順著東西兩壁放置著兩根轆桿，中間那個圓形的東西，不是輿而是轎。丁說：不錯，確實是轎子，躺在轎子上的那個人是坐轎的，後部躺的那個人是抬轎的，即所謂的『二人小轎』。戊質問的說：如果是轎子的話，則四匹馬何用？最



圓筒狀的車C讓發掘隊成員在第一時間確認木桿的所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發掘成員在田野辨識出的圓圈及兩根木桿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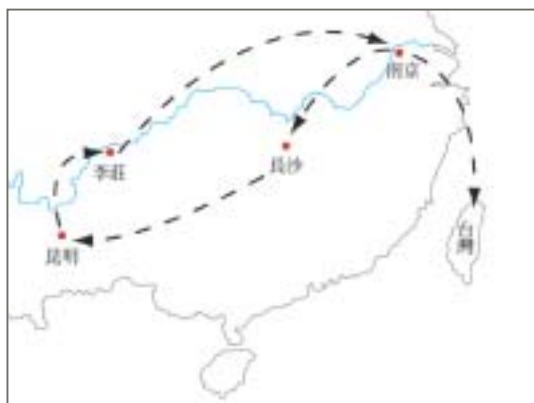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下半年，發掘隊繼續於小屯宮殿區進行第十四次的發掘。繼前一次發掘出墓二、墓四，及一座已基本破壞殆盡的墓四五等三座車馬坑後，這一次又在墓二 的南邊發現了墓二二及墓二四兩座已被擾

動的車馬坑。發掘隊在小屯宮殿區內一共發現了五座車馬坑。後，已作結論說：就現存的現象來解釋，轎子的可能性很大，不過不是『二人小轎』乃是像山西省通行的『二畜駝轎』躺在轎子上的那個人，是坐轎的，四匹馬輪流服役，兩匹馬駝行，兩匹馬休息，另兩個人，則是一個人照料駝轎前進，一個人照料另兩匹馬後跟，這個解釋，暫時得到大家的共識。」

四天後，在小屯墓二 的東側又發現了一個車馬坑Y240，坑內沒有輪子，只有一根桿子，一個與Y200相近的圓圈。由此，大家認為世上應該沒有一桿的轎子，因此前幾天『二畜駝轎』的共識又馬上被推翻了，確認了小屯墓二 內埋的是車而不是轎。

二、拼湊：小屯車馬坑的整理

民國二十六年春，史語所於安陽進行第十五次發掘。七月，中日戰爭爆發，發掘工作旋即中止。從此，史語所跟著國民政府的腳步躲避戰火，由南京而長沙，繼遷雲南昆明、四川李莊，抗戰勝利後復員南京。民國三十七年又隨政府播遷來台。最初臨時設所於桃園楊梅，至民國四十



史語所遷徙過程



史語所在南港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小屯發掘報告封面

三年才於台北南港定居。

小屯車馬坑的出土遺物也隨著史語所的命運，顛沛流離於大半個中國，來到台灣。整理的工作也從民國二十五年到五十七年，經過三十二個年頭，七次整理才告大致底定。整理結果於民國五十七年正式發表

於《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虛墓葬之一·北組墓葬》一書中。

馬車的輪廓

馬車的木質車體

在埋藏時先經過拆解再置入車馬坑內，經過數千年的埋藏後，已全部朽毀，只剩下堅硬的銅、玉器及骨骸。研究人員只能由出土器物的位置、紋飾來判定車體結構的所在。

仔細分析比對不同車馬坑之間的異同，經過幾次整理後發現，小屯墓二內所放置的是兩乘分別駕著兩匹馬，裝置著不同型態車器的馬車，而非原來所預想的一乘駕著四匹馬的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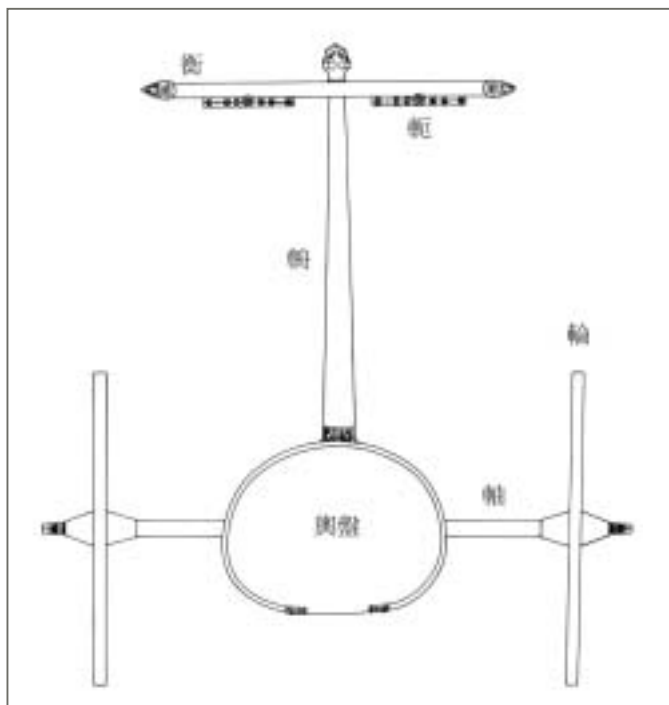
兩輛馬車一大一小，車形輪



小屯墓二 小車構件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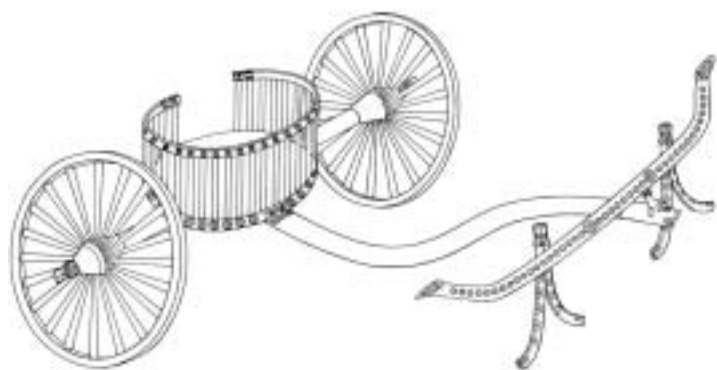
小屯墓二 大車構件分布圖



馬車結構名稱



試乘小屯墓四 復原馬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小屯墓二 馬車復原圖

廓基本上十分接近，都包括了一個前弧後平的簸箕形車輿、由輿下向前延伸的車軸（ㄙ）、橫過輿下連結車輪的車軸，以及兩端向上翹起的車衡，車衡上並縛有兩個繫馬用的車軛。但是對於車輿四周結構的具體情況、車輪尺寸，以及車門的朝向等問題，沒有在車坑內發現具體的證據。研究者分別據坑內遺物的分佈情況

進行各種復原，而不同的復原結果也在兩岸學者之間引發了論戰，莫衷一是。許多學者質疑石璋如先生將小屯墓四 馬車車門開在車輿前方的作法，對此曾展開長期且激烈的爭辯。石先生為證明其說的可行性，不但援引了世界上其他文明的馬車資料，更延請木匠，重新打造一乘真實的馬車，並進行試乘。

車器的命名

大量過去所未見的車器，需要適切的名字。由於田野工作階段具有時效性，沒有辦法對器物一一研究，只得先根據器物的形狀暫訂名稱。例如，先認定筒狀的器物都是套在桿子上的，所以將筒狀的器物都稱為槓頭；正面凸起、背空有鈕的小型器物一律記錄為銅泡；上弧下尖的器物則被稱為銅雞心飾。其他難以用簡單的文字描述的器物，則一律稱為車飾。待到日後整理階段再依其功能命名。

在理出馬車輪廓，瞭解馬車



造型多樣的銅泡各自裝飾著馬車不同部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被稱為「銅雞心飾」的衡端飾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裝置在車輿上的「方筒形輿飾」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被認為是裝在車轄上的「轄首飾」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結構之後，大量過去不知名的車器便可依照其裝置在馬車的位置，依文獻的記載命名，如《說文解字》記載「𨔵(xh)車軸端也」，便將過去稱為圓槓頭的圓筒狀銅器改稱為「𨔵」。未見於文獻者，則依據車器所在的馬車部位命名，例如發掘時所稱的銅雞心飾被證明是裝置在車衡兩端的

尖角處，因此改稱為衡端飾或衡末飾。大量形態、結構基本相同的銅泡，則可依照其所裝飾的不同部位，分別有輿飾、衡飾、絡頭飾等等不同的名稱。

車器的名稱也會隨著對車器的不同認識而改變。例如過去稱為方槓頭的器物在發掘報告中被認為是裝飾在車轄上的一種器物，故稱之為「轄首飾」但是隨著新的考古材料與新的研究發現，這其實是一種裝飾在車輿上的器物，因此，它的名字又隨之改成「方筒形輿飾」，它的放置方式也由過去的直立改為橫置。

馬匹

小屯墓二 內發現兩車四馬、墓四 內發現一車兩馬，表示小屯車馬坑內的馬車應是駕著兩匹馬。馬首附近散落著許多細小的銅泡或是貝殼，仔細辨別可以區分出每匹馬所使用的絡頭帶。小屯墓二 內的四組絡頭飾兩兩相同，可以據紋飾分別區別出屬於兩車的馬匹。

兵器與人骨
小屯墓二 內發現了三套由戈、獸首刀、弓、箭鏃所構成的兵器組。刀配有磨刀用的礪石，以玉環配掛在一起。兵器組的內容是商代車兵隨身兵器、工具的最佳例證。



小屯墓二 第二種絡頭復原



小屯墓二 第一種絡頭復原

三套兵器似與墓內發現的三人骨在數量上有某種聯繫，可能是分別供此三人使用的配備。特別的是，發現於墓二 中間圓圈內的一套兵器是以玉為主要材質，應較另兩套銅質的兵器高級，應該是身份地位比較高的人使用。或許，這套玉兵器就是屬於立在輿內的人骨的隨身配件。

標記時間

考古學標記時間的方法是就考古出土品在地層內的前後關



繫在馬脖子上的鈴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小屯墓二 出土的環、刀、礪石組，白線為配掛方式示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以貝殼為馬絡頭飾上的裝飾，小屯墓二 出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銅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係，依據不同層位內器物形狀、質地的變化情況，對某一考古學文化進行一期、二期、三期等等劃分。與歷史學的時間標記法有很大的不同。中國考古學對於歷史時期考古學文化的時間劃分方式是將歷史上的朝代與出土品的變化情況結合起來進行的。以商代為例，可分為商代早期、中期、晚期。盤庚遷殷以後，在殷

墟留下的遺跡、遺物便是屬於商代晚期。這一區域發現的商代晚期遺存非常豐富，內容也十分複雜，因此考古學家又將商代晚期細分為四個階段，即殷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依據車坑內出土物的形態及紋飾特徵，並參酌附近相關建築、墓葬等遺跡、遺物的情況，將小屯發現的五座車馬坑的年代

定為殷墟二期，絕對年代約當是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前後。

三、再現：小屯車馬坑裡的商世界

小屯車馬坑所屬的殷墟二期正是商王武丁所統治的階段，是商人定都於殷墟期間最輝煌的時期。考古學家在殷墟發現了大量屬於這個階段的考古遺存，規模宏大的亞字形商王大墓、成組的宗廟宮殿、體積渾厚的大方鼎、精工拼接的綠松石鑲嵌、造型獨特的大理石動物立體雕塑、成千上萬的套裝兵器，這些遺跡、遺物不論是在發現的數量或工藝的精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的規模，在在向我們宣示著商王朝的不可一世。其中，作為國力與技術象徵的馬車，又為我們揭示出什麼商代的訊息？

馬車的角色

在迷信鬼神的商世界中，商人不論事情大小都要經過繁複的程序向神靈卜問，並頻繁於各式



玉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各樣的祭祀活動。而獻祭給神靈最好的禮物便是以活人或動物獻祭。在營建重要建築時，商人會以人或動物奠基，或是將它們放置在柱礎、門梯之下，以人性的魂靈護衛這座建築，不受惡靈侵擾。

小屯發現的車馬坑便是這樣的祭祀坑。在一座宮殿前有序佈列著一百多座祭祀坑，是有規劃的多次祭祀後留下來的遺跡。在最接近宮殿的一塊區域，發現五座與殺殉祭祀坑交錯排列的車馬坑，每一坑內埋有一到兩乘馬車以及與車隨同的一至三人，是目前所知存在於殷墟時間最早的馬車實體遺跡。

在面積最大的小屯墓二中，並列了兩乘規模不同的馬車，並在車輿內外放置了三套兵器組。一套完整的配備主要包括遠射擊的弓、箭，護衛的戈，適應多種功能的刀，以及磨刀用的礪石。這顯示出小屯墓二內埋的馬車與軍事、兵力或戰爭有密切的聯繫，隨車殉葬的人員可能是具有武職的將領或車兵。

不過，墓二內裝飾著華麗銅飾件的馬車似乎過於笨重，與戰場上應以輕快為原則的戰車不相符合。此外，華麗的車輿內出土了一套在戰場上不具有實用性的玉兵器組，也顯示出將兵器轉

化為禮儀符號的意象。因此，墓二內的馬車不是單純的戰車，而應是一種由戰車轉化而來的一種儀仗車，在重要的儀式活動中作為儀仗行列的一個要角。

由是，馬車不僅僅是作為一種交通工具，在重視祭祀與戰爭的商代，馬車不但是戰爭中具有關鍵意義的戰車，也是執行禮儀活動時配置著禮兵器的禮車。因此，晚商貴族不但要學習車駕技術以及駕車時應遵行的各種禮節，也要通過野外的狩獵活動，訓練駕車時的戰鬥技巧，以達到軍事演習的效果。也因此，有著密切關係的射與御，關乎商人世界的禮與兵，不但在貴族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同時也是是貴族養成教育的重要部分。

商代的神靈

充滿宗教情調的晚商，將各式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動物，或是大自然中具有特殊意涵的形象，如星星、眼睛、花朵、老虎、蛇等等，設計成華麗繁縟的



不同造型的獸面紋



立體的瓶形角獸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紋飾裝飾在車馬器上。
 依據現實世界的動物形象稍加改變而成的神靈動物是商人最常使用的主題紋飾。這些動物有著固定的面容及身形，頭上頂著各式各樣的角，或全體或局部或展開，變幻多端地裝飾在器物顯眼的位置，有時也順應車的形狀，將整件器物塑造成立體的動物形態。

人的形象也在一件弓形器上被仔細地描繪出來。雖然我們無法確認這是人間還是祖先鬼神的面貌，但圓眼寬鼻的面容，多少封存了創造這奇異神靈世界的推手的形象。

草原與中原
 源於北方草原的弧背刀，也出現在小屯墓二內。刀柄的末端，裝飾著廣泛流行於歐亞草原的寫實獸頭造型。在牛首、羊首的小細節上，還輕輕嵌上了細小的綠松石。不過，這種獲得商人喜愛的器物又不是純然北方的產物。維持了北方式的基本造型及



青銅器上的人物形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小屯墓二 出土的獸首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裝飾，三把獸首刀仍舊配以中原傳統的刀刃形制，使之成為中原的商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交流互動的最佳見證。而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之間的交流，或許也隱含了中國馬車起源的秘密，不過，這還有待更多的發現和研究來證明。

四、結語

有別於以藝術、觀賞為主的精品文物，考古出土的文物雖有精品，但大多是不起眼的器物。然而由考古出土品之間的組配關係及相對位置所構成的「系統」，卻是可以提供研究者探討器物功能、用途，乃至於復原當時社會、生活的重要線索。

車馬器向來為歷代收藏家所忽視，或對該類器物的名稱及功能不明就裡。在考古學引入中國，發現完整的遺跡單位之後，才有了正確的認識。相較於完整且精美的器物，單件車馬器顯得零散且不起眼，但是在考古的出土系統之下，一套完整的車馬器群所體現的，是作為中國上古時期重要的身份標誌物以及衡量國力標準的馬車。

考古學家在田野裡見到的是經過解體的馬車，因此，由於坑內車體的木質結構均已朽腐殆盡，考古學家只能根據出土器物的位置，尋找商代馬車的輪廓。受到傳統文獻上古馬車「一

車四馬」記載的影響，學界曾對小屯墓二車馬坑內究竟是埋著一乘駕著四匹馬的馬車，還是埋著兩乘駕著兩匹馬的馬車進行過論戰，最後在新的出土材料，以及不斷釐清車馬器的功能及坑內器物與器物之間的相對關係之後，才有了結果。

因此，在這些背景之下，這次的展覽希望能藉著小屯車馬坑的內容及發現、研究歷程，使參觀者不僅能認識商代的馬車，更能瞭解考古學家研究車馬坑的心路歷程，進而瞭解考古學對我們認識古代的重要性。

參考書目

1. 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紀錄：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二〇一〇。
2. 石璋如〈高去尋先生與殷墟發掘〉，《田野考古》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三十。
3.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殷墟墓葬之一—北組墓葬》，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七〇。